

# 雪竇重顯禪師生平與 雪竇七集之考辨

黃繹勳

法鼓佛教研修學院助理教授

## 摘要

雪竇重顯（980–1052）為禪宗雲門派下重要之禪師，本文以呂夏卿（活躍於約 1025–1077）所著〈明州雪竇山資聖寺第六祖明覺大師塔銘〉為底本，綜合分析雪竇之書信和其他文獻之記載，藉以呈現雪竇出家、行腳、得法和弘法之完整生平。

根據呂夏卿之〈明州雪竇山資聖寺第六祖明覺大師塔銘〉，雪竇之弟子將雪竇上堂示眾或拈古等內容共彙編了七集，這七集的內容，皆是學人欲深入探討雪竇之思想與教學方式，非常珍貴的

文獻資料。此外，筆者並提出對於雪竇之研究，歷來多為學者所忽視之重要文獻資料——《祖庭事苑》中「雪竇拾遺」之內容。

筆者期望在對雪竇之生平和雪竇七集有完整之了解後，能激發學者對雪竇之研究的興趣，將來繼續對雪竇之思想、教法與修行之內容作更深入之探討。

**關鍵詞：**

雪竇、雪竇七集、頌古、祖庭事苑、雪竇拾遺

# A Preliminary Study of Chan Master Xuedou's Life and Works

Yi-hsun Hu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harma Drum Buddhist College

## Abstract

Master Xuedou (980–1052) is an important Chan master of the Yunmen branch. By using Xuedou's funerary inscription composed by Lü Xiaqing (active 1025–1077), letters written by Xuedou himself, and other sources, this paper analyzes different stages of Xuedou's life.

According to Xuedou's funerary inscription, Xuedou's disciples compiled seven texts composed of Xuedou's talks given in the Dharma Hall, remarks on old cases, and critical examinations of his disciples' questions and letters. In addition, the *Zuting shiyuan* includes works not found in those seven texts in its "Additional Works of Xuedou," a source which scholars have long overlooked.

Through a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Xuedou's life and the seven texts, the author hopes to inspire scholarly interest in Xuedou's teachings and practices.

**Keywords:**

Xuedou, Xuedou's Seven Texts, remarks on old cases, *Zuting shiyuan*,  
“Additional Works of Xuedou”

## 一、前言

雪竇重顯（980–1052）為禪宗雲門派下重要禪師，宋代另一著名禪師慧洪覺範（1071–1128）譽之為「雲門中興」。<sup>1</sup> 但是現代學者對雪竇生平之研究，僅有少數成果呈現，且有的過於簡略，有的則包含不一致或錯誤的訊息。本文以呂夏卿所著〈明州雪竇山資聖寺第六祖明覺大師塔銘〉為底本，綜合分析雪竇之書信和其他文獻，藉以呈現雪竇出家、行腳、得法和弘法之完整生平。<sup>2</sup>

雪竇曾住持於蘇州洞庭湖翠峯寺和明州雪竇山資聖寺，期間他的弟子將其行腳、上堂示眾、拈古內容或書信，編集成七部典籍。其中的頌古百則，因後代的圓悟克勤（1063–1135）復加垂示、評唱、著語而成《碧巖集》，所以在七集中最為人所矚目。但事實上，這七集的內容，皆是學人欲深入探討雪竇之思想與教學非常珍貴的文獻資料。日本學者椎名宏雄雖對《明覺禪師語錄》作過研究，但本文除了有與椎名相異見解之外，並討論雪竇七集各集之成書背景和組織內容。<sup>3</sup>

本文接著介紹北宋陸庵善卿（活躍於 1088–1108 年間）所編《祖庭事苑·雪竇拾遺》中，雪竇七集所未收錄之內容，以期在

<sup>1</sup> 《禪林僧寶傳》，《卍續藏》冊 79，頁 515 中 1–2。

<sup>2</sup> 此〈明州雪竇山資聖寺第六祖明覺大師塔銘〉於《大正藏》版《明覺禪師語錄》中，收於《明覺禪師祖英集》之後，《大正藏》冊 47，頁 712 上 3–713 中 18；五山版《雪竇明覺大師語錄》收於《明州雪竇明覺大師瀑泉集》後部，參柳田聖山和椎名宏雄所共編，《禪學典籍叢刊》第二卷，京都：臨川書店，1999 年，頁 23–25。

<sup>3</sup> 椎名宏雄〈《明覺禪師語錄》諸本の系統〉，《駒沢大学仏教学部論集》26，1995 年，頁 201–233。

將來欲對雪竇之思想與教法作深入研究前，先對雪竇之生平和所需要運用之文獻資料有完整之了解。<sup>4</sup>

## 二、雪竇之生平

有關雪竇的生平記載，較早期的宋代傳記有三種文獻：呂夏卿所著〈明州雪竇山資聖寺第六祖明覺大師塔銘〉（以下簡稱〈雪竇塔銘〉）、善卿所著《祖庭事苑》第一卷中所附雪竇之略傳（開版於 1108 年）和慧洪覺範的《禪林僧寶傳》，其餘元、明代之傳記有關雪竇的生平之內容，如元代念常的《佛祖歷代通載》，皆不出上述宋代史傳之內容。<sup>5</sup>

呂夏卿所著的〈雪竇塔銘〉成書於治平二年（1065），<sup>6</sup>即雪竇去世後 13 年，作者呂夏卿之生卒年於現存史料都無詳細記載，但根據《宋史》與《東都事略》所記與其相關之事蹟，呂夏卿應活躍於約 1025–1077 年之間，享年 53 歲。呂夏卿少喜讀書，博覽強記，為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進士，參與過《唐書》和《仁宗實錄》的編修，撰有《唐書直筆》一書，神宗（1067–1085 在位）並曾親訪以詢問其對政事之看法，呂夏卿於所作之〈雪竇塔銘〉

<sup>4</sup> 限於篇幅，有關與雪竇思想之討論，筆者計畫於 2008 年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IABS) 的佛學研究年度會議中，發表與雪竇之思想與教法相關之論文；另外，筆者亦將於目前進行撰寫之《祖庭事苑之研究》一書中，進一步處理雪竇之思想與修行內容。

<sup>5</sup> 《明覺禪師語錄·明州雪竇山資聖寺第六祖明覺大師塔銘》，《大正藏》冊 47，頁 712 上 3–713 中 18；《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22 下 14–20；《禪林僧寶傳》，《卍續藏》冊 79，頁 514 下 8–515 中 15；《佛祖歷代通載》，《大正藏》冊 49，頁 665 下 24–666 中 23。

<sup>6</sup> 椎名宏雄於《明覺禪師語錄》諸本の系統》中，錯記為治平三年，頁 201。

開首所冠之官銜爲「尙書度支員外郎、直祕閣兼充史館檢討、賜緋魚袋」。<sup>7</sup>

至於呂夏卿與佛教之因緣，呂夏卿之傳記或〈雪竇塔銘〉中，並無其與雪竇或其他禪師交往之記載。唯一可見之線索爲，《縮刷藏》所收之《景德傳燈錄》中，記有呂夏卿與無盡居士張商英（1043–1121）共「議宗門中事」的記載。<sup>8</sup> 因此，呂夏卿應是信佛士大夫，且與崇佛聞名之張商英來往。而就其生活之年代來判斷，雪竇去世時，呂夏卿應只約 28 歲左右，其撰寫此塔銘時，約 42 歲，呂夏卿自述說他雖得雪竇書而讀之二十餘年，但因「祿利所縻，無由親近」，如此看來，呂夏卿應是在雪竇去世 13 年後，受雪竇之弟子所託，於 1065 年時撰寫〈雪竇塔銘〉。<sup>9</sup>

而第二種雪竇的傳記文獻，善卿所著《祖庭事苑》第一卷中所附之雪竇略傳，內容非常簡短，經筆者比對後判斷，應僅爲呂夏卿〈雪竇塔銘〉之略本。第三種慧洪覺範《禪林僧寶傳》中之雪竇傳記，經筆者比對後推判，應亦是以呂夏卿所著〈雪竇塔銘〉爲基礎，增添了一些細節和許多雪竇與他人問答之內容。

<sup>7</sup> 呂夏卿之傳記，參《宋史》卷 170、《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81 和《東都事略》卷 65 等，本文所用之《四庫全書》皆爲迪志文化所出版之《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另參《明覺禪師語錄》，《大正藏》冊 47，頁 712 上 6–7、《中國歷代人名大辭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頁 23–52 和永井政之〈雪竇の語錄の成立に関する一考察〉，《佛教學研究會年報》6，1972 年，頁 83。

<sup>8</sup> 《縮刷藏》版《景德傳燈錄》記：「惟丞相無盡居士張公及呂夏卿二君子，每會議宗門中事。」《大正藏》冊 51，頁 310 中 10–11，此段記載於明版《景德傳燈錄》中無。《縮刷藏》係明治時代，弘教書院刊行之縮刷藏經，係依北宋私刻福州版之《崇寧藏》（1080–1112 年鐫刻）和《毗盧藏》（1112–1151 年鐫刻）爲底本，參李富華、何梅著《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年，頁 179、頁 204 和頁 599 和蔡運辰編《二十五種藏經目錄對照考釋》，臺北：中華佛教文化館，1983 年，頁 237。

<sup>9</sup> 《明覺禪師語錄·明州雪竇山資聖寺第六祖明覺大師塔銘》，《大正藏》冊 47，頁 713 上 3–5。

現代學者對雪竇生平之研究，僅有少數成果呈現，其中較重要者為日本學者阿部肇一於其《中國禪宗史の研究》中，作過有關雪竇生平約三頁的概略討論，本文試圖補充其所運用文獻背景之不足和修正細節內容之錯誤。其他研究成果，有的過於簡略，有的則包含不一致或錯誤的訊息。<sup>10</sup> 因此，筆者以呂夏卿所著〈雪竇塔銘〉為底本，綜合雪竇之書信和其他文獻，藉以分析勾勒雪竇之完整生平。

### (一) 出家、受具和得法

雪竇重顯因長期住持於雪竇山資聖寺，故世慣以「雪竇」稱之，但若參其未至雪竇山之前，或到雪竇山之後所寫的書信，我們則見到雪竇是以「釋重顯」或其字「隱之」自稱，但本文依慣例以「雪竇」稱之。<sup>11</sup>

雪竇生於宋太平興國 5 年（980）之遂州（今四川遂寧），年幼時，聞梵唄之聲，便喜不自勝，但一直到咸平年中（998–1003），

<sup>10</sup> 雪竇生平之研究現代學術成果較完整者，可見於下列文獻中：忽滑谷快天《中國禪宗史》下卷，東京：玄黃社，1925 年，頁 57–59、阿部肇一《中國禪宗史の研究》，東京：誠信書房，1963 年，頁 210–213、楊曾文〈雪竇重顯及其禪法〉，《中國禪學》第 1 期，2002 年，頁 180–194 和馮學成《雲門宗史話》，四川：成都文殊院，2001 年，頁 152–169。但是，忽滑谷快天《中國禪宗史》過於簡略，阿部肇一雖以呂夏卿之〈雪竇塔銘〉為主要資料，但在輔助細節之引用，卻捨宋代慧洪覺範的《禪林僧寶傳》，而取元代念常的《佛祖歷代通載》內容，參其《中國禪宗史の研究》，頁 210–213。根據筆者之比對，《佛祖歷代通載》中雪竇傳記之內容完全傳抄自《禪林僧寶傳》，依引用史傳文獻之原則，應優先參考年代較早之《禪林僧寶傳》。另外，中國大陸學者楊曾文〈雪竇重顯及其禪法〉只是綜合介紹雪竇之生平，無深入之考證；馮學成《雲門宗史話》雖詳細豐富，惜非以現代學術研究之方法撰寫，無引據文獻出處之註解，而且二者皆缺乏對日文學術成果之運用與評論。

<sup>11</sup> 見《吳郡法乘·赴翠峯請別靈隱禪師》六，《中國佛寺志》第 3 輯，第 24 冊，頁 2118 和《祖庭事苑·雪竇拾遺》，《卍續藏》冊 64，頁 375 中 5。



父母喪後，才得以出家。依其戒臘推算，雪竇應於 1002 年，即 23 歲時受具足戒。<sup>12</sup>

雪竇是依益州（今四川成都）普安院仁銑師（生卒年不詳）落髮受具，並入室請益於益州大慈寺僧元瑩（生卒年不詳）。根據《佛祖統紀》所記，大慈寺為成都重要寺院之一，唐肅宗至德年間（756-757）為國崇福而立寺，並御賜「大聖慈寺」額，共有 96 院。學者馮學成表示，當時大慈寺每日皆有講授經論之活動。<sup>13</sup> 雪竇便是前往大慈寺聽元瑩講定慧《圓覺疏》，此《圓覺疏》應為唐代宗密（780-841）對《圓覺經》所作之略疏。<sup>14</sup>

雪竇在大慈寺除了聽講經論以外，還主動地思維其所聽聞經論的意含，因此伺夜入室請益元瑩，參問其：「至心本是佛，由念起而漂沈」之大義，雪竇如此往復請益四次，但是，元瑩的回答都不能使雪竇滿意。最後，元瑩拱手說：「子非滯教者，吾聞南方有得諸佛清淨法眼者。」<sup>15</sup> 便建議雪竇到南方求法，可見雪竇是不凝滯於被教導的文句，且必須更進一步思惟其深刻大義的人，這讓我們不難理解，後來為何會有《雪竇和尚拈古集》和《雪竇

<sup>12</sup> 阿部肇一於其《中國禪宗史の研究》中推算雪竇受具足戒時，為咸平 6 年（1003），年 24 歲，參其書頁 211。但雪竇生卒年為 980-1052 年，且「俗壽七十三，僧臘五十夏」，若依中國慣例虛歲之算法，雪竇應是在 23 歲受具足戒，如此僧臘才是 50 年，《明覺禪師語錄·明州雪竇山資聖寺第六祖明覺大師塔銘》，《大正藏》冊 47，頁 712 下 19。本文有關中古今地名之對照，參考中央研究院，「中華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網站資料，<http://ccts.sinica.edu.tw/searches.php?lang=zh-tw>。

<sup>13</sup> 《佛祖統紀》，《大正藏》冊 49，頁 37518 和 376 上 7-9。馮學成並說普安院為大聖慈寺 96 院之一，《雲門宗史話》，頁 154。又，明代曹學全《蜀中廣記》卷二記說：「《通志》云：『大慈寺，唐至德年建，有肅宗書大聖慈寺四字，蓋勅賜也，故會昌不在除毀之。』」意謂因皇帝之賜名，大慈寺得免於會昌毀佛之禍，但另一位明代作者何宇度於其《益部談資》卷中，記賜字者為玄宗，《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迪志文化）。

<sup>14</sup> 《圓覺疏》全名為《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大正藏》冊 39，第 1795 號。

<sup>15</sup> 《明覺禪師語錄·明州雪竇山資聖寺第六祖明覺大師塔銘》，《大正藏》冊 47，頁 712 中 11-14。此「至心本是佛，由念起而漂沈」一句可見於宗密著《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之序中，《大正藏》冊 39，頁 524 中 8。

顯和尚明覺大師頌古集》的典籍出現，這兩集內容皆為雪竇對古則加以「拈」出或「頌」出其深意編集而成的。

於是，雪竇聽了元瑩的建議，便離開四川，一路往東、南方雲水參學，綜合呂夏卿的〈雪竇塔銘〉、慧洪的《禪林僧寶傳》和《祖庭事苑·雪竇拾遺》的〈行錄〉所述，雪竇在未得法於隨州（今湖北隨州）智門光祚禪師（活躍於 964–1010 年之間）之前，曾於多處參學，筆者對其參學時間和地點順序之推判為：先於大陽警玄（943–1027）為「典客」，結識苦行者韓大伯（生卒年不詳）；隨後，雖已行腳至五祖師戒禪師（？–1035）之山前莊落，卻讓其友人齊岳（生卒年不詳）先入寺前往試探，在「機語不契」之下，雪竇竟然也就不入寺參見了；最後，列於石門蘊聰禪師（965–1032）之席 3 年，卻仍「機緣不諧」。<sup>16</sup>

但是，雪竇與石門蘊聰雖不契機，蘊聰卻深知雪竇之根器性情，因而一針見血地告誡他說：「此事非思量分別所解。」隨後蘊聰推薦他去見隨州智門光祚禪師，認為智門光祚才是適任雪竇之師的人。<sup>17</sup>

雪竇聽到蘊聰對智門光祚的推薦，馬上就「徒錫而詣之」。智門光祚乃雲門第三代傑出禪師，而且就現存雪竇所編述的《智門光祚禪師語錄》來看，此語錄卷末收有 18 則禪宗早期頌古體例的樣貌，智門光祚對雪竇後來《雪竇顯和尚明覺大師頌古集》之集成，必然是有教學示範作用的。因此，雪竇雖不是從蘊聰得法，蘊聰

<sup>16</sup> 《明覺禪師語錄·明州雪竇山資聖寺第六祖明覺大師塔銘》，《大正藏》冊 47，頁 712 中 15–18；《禪林僧寶傳》，《卍續藏》冊 79，頁 514 下 12–515 上 3；《祖庭事苑·雪竇拾遺》，《卍續藏》冊 64，頁 374 下 3–375 上 10。大陽警玄之寺院在湖北省鐘祥，五祖師戒在湖北蕪州，石門蘊聰在湖北襄樊，參馮學成，《雲門宗史話》，頁 154。

<sup>17</sup> 《明覺禪師語錄·明州雪竇山資聖寺第六祖明覺大師塔銘》，《大正藏》冊 47，頁 712 中 16–17。

推薦他去見智門光祚，此知遇之恩不可謂不大，而且蘊聰之胸懷與睿智亦非常令人讚嘆。<sup>18</sup>

由於資料有限，我們並不清楚雪竇在智門光祚門下學習多久之後，才頓悟得法，只知雪竇自 1002 年出家受具，行腳雲水，在光祚門下得法，後來在約 1016 年到杭州靈隱寺前，共長達 14–15 年。而有關雪竇頓悟的機緣，呂夏卿於〈雪竇塔銘〉中的描述為，有一天日暮，雪竇問光祚曰：「古人不起一念，云何有過？」光祚招雪竇進前，然後以拂子揮擊之。然雪竇仍未明曉其意旨，光祚便問：「解麼？」雪竇才準備答話，光祚又用拂子揮他，雪竇由是便頓悟了。<sup>19</sup>

雪竇自己於〈智門祚禪師語錄序〉中，介紹智門光祚為「韶陽的孫，香林嗣子」，韶陽即雲門文偃（864–949），因此，從雲門文偃傳香林澄遠（907–987），再傳智門光祚，雪竇為雲門宗第四代禪師。若依據呂夏卿的〈雪竇塔銘〉，由雲門再上追雪峯義存（822–908）、德山宣鑑（782–865）、天皇道吾（738–819）、龍潭崇信（生卒年不詳）至馬祖道一（709–788），則為大寂九世之孫；而依雪竇山資聖寺住持之次序，雪竇為第六祖。<sup>20</sup>

<sup>18</sup> 智門光祚於《古尊宿語錄》第 39 卷中，存有署名為「門人住明州雪竇山資聖寺 明覺大師賜紫重顯述」的《智門祚禪師語錄》，雪竇並於卷尾加附親作之序，此序作於「辛未歲葭賓月之五日（1031 年 5 月 5 日）」，《卍續藏》冊 68，頁 254 中 1–5、257 下 9–258 下 12 和 259 上 7–8。

<sup>19</sup> 《明覺禪師語錄》，《大正藏》冊 47，頁 712 中 18–21。

<sup>20</sup> 《古尊宿語錄》，《卍續藏》冊 68，頁 258 下 19；《僧寶正續傳》中說：「雲門闡化于韶陽。」《卍續藏》冊 79，頁 581 中 6；《明覺禪師語錄》，《大正藏》冊 47，頁 712 上 29–中 2。

## (二) 行腳、弘法和住持

雪竇得法於智門光祚後，《禪林僧寶傳》記云：祚禪師愛之，遂留止五年。<sup>21</sup> 隨後，依據呂夏卿的〈雪竇塔銘〉、慧洪的《禪林僧寶傳》和《祖庭事苑·雪竇拾遺》的〈行錄〉所述，雪竇離開智門光祚後，曾行腳多處，先於大龍和尚處任知客，參訪蘄州（今湖北省）回峯和上、廬山（今湖北省）棲賢澄謔禪師、羅漢和上和林禪師，在南嶽福嚴寺（湖南）為藏主，<sup>22</sup> 之後再到舒州（今安徽省）海會寺四面和尚處，這些行腳過程都有雪竇與多人機鋒問答之記載。<sup>23</sup>

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雪竇行腳至澄謔處時，因澄謔過於簡嚴，雪竇作〈師子峯詩〉以「踞地盤空勢未休，爪牙安肯混常流」譏之，顯現雪竇「磊苴不合」自由不拘的性格。<sup>24</sup> 又，當雪竇問廬山林禪師：「法爾不爾，云何指南？」林禪師只是重覆地答說：「只為法爾不爾。」雪竇竟當場拂衣而退，因而觸犯眾怒，但林禪師卻告誡大家：「此如來廣大三昧也，非汝等輩以取捨心了可了別也。」<sup>25</sup> 可見，明眼人是看得出雪竇已是開悟之人，林禪師特別提示大眾，雪竇此異於常人之舉，不可以凡夫分別心謗毀之。

之後，雪竇到了池州（今安徽貴池）景德寺，擔任首座，但居住時間不長，《祖庭事苑·雪竇拾遺》中記載原因為：有一日雪

<sup>21</sup> 《明覺禪師語錄》，《大正藏》冊 47，頁 712 中 4-25 和《禪林僧寶傳》，《卍續藏》冊 79，頁 515 上 6。

<sup>22</sup> 《明覺禪師語錄》《大正藏》冊 47，頁 678 上 7。李元度（1820-1887）《南嶽志》記載：福嚴寺原名般若寺，是天臺慧思禪師在陳光大元年（567）創建的，北宋太平興國年間（976-984），般若寺改名為「福嚴寺」，頁 129。

<sup>23</sup> 《明覺禪師語錄》《大正藏》冊 47，頁 677 下 13 和 712 中 4-25、《禪林僧寶傳》，《卍續藏》冊 79，頁 515 上 6。

<sup>24</sup> 《禪林僧寶傳》，《卍續藏》冊 79，頁 514 下 23-515 上 1。

<sup>25</sup> 《明覺禪師語錄》，《大正藏》冊 47，頁 712 中 22-25。

竇問景德寺住持慧日和尙：「明知生不生相爲生之所流，即不問；頗有不知生不生相爲生之所流，也無？」慧日回以：「還見兩畔僧麼？」次日，慧日責備他問話很奇怪，雪竇道歉著說：「某甲觸忤和上。」慧日接著竟以「住持事繁」爲理由而欲終結此討論，雪竇因而辭去景德寺首座一職。<sup>26</sup>

而此「生不生相」於《祖庭事苑·雪竇拾遺》中說是出自《師子吼了義經》，全名爲《佛說長者女菴提遮師子吼了義經》，經中文殊師利問婆羅門長女菴提遮問題，以闡明「生以不生爲義」的道理，以及見生性者與不見生性者處於世的差別。<sup>27</sup> 雪竇在景德寺身爲首座，而善卿於《祖庭事苑》中說，禪門所謂「首座」者，「必擇其已事已辦，眾所服從，德業兼備者充之。」<sup>28</sup> 可見雪竇是確有所領悟而欲與慧日深究此問題，豈知慧日竟先後以「上座問底話甚奇怪」和「住持事繁」二句應之，雪竇因而離開景德寺是可料想的結果。

雪竇離開景德寺後，《禪林僧寶傳》記其因受學士曾會之賞識，推薦雪竇到杭州的靈隱寺。曾會爲雪竇幼時舊識，太宗端拱二年（989）之進士，曾於仁宗天聖年間（1022–1031）知明州。<sup>29</sup>

<sup>26</sup> 《祖庭事苑·雪竇拾遺》，《卍續藏》冊64，頁374下23–375上1。

<sup>27</sup> 參《祖庭事苑·雪竇拾遺》，《卍續藏》冊64，頁375上2–10和《佛說長者女菴提遮師子吼了義經》，《大正藏》冊14，頁964上24–中4，但《佛說長者女菴提遮師子吼了義經》中，「流」字作「留」字。

<sup>28</sup>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64，頁431中1–中2。

<sup>29</sup> 曾會之傳記可參《五燈會元》卷16，《卍續藏》冊80，頁329下1–11、《東都事略》卷69和《宋史》卷312，《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迪志文化所出版）。另外，曾會亦曾爲《明州雪竇明覺大師開堂語錄》作序，見五山版《雪竇明覺禪師語錄》，頁4；天聖三年（1025），劉筠撰〈延慶院放生池碑銘〉，由曾會立碑，碑銘可見於《四明尊者教行錄》，《大正藏》冊46，頁864中21–24和865下3–5。

但是，雪竇一直未曾將曾會之推薦書交付給靈隱寺之主事者，雪竇因而潛沉於眾千餘中 3 年，默默無聞。<sup>30</sup>

直到約 1019 年左右，蘇州洞庭翠峯寺住持之位虛席，雪竇才被推舉出世，雪竇離開靈隱寺時還情義深遠地作〈赴翠峯請別靈隱禪師〉詩，向靈隱寺的禪師們請別：「臨行情緒懶開，言提唱宗乘亦是閑。珍重導師并海眾，不勝依戀向靈山。」<sup>31</sup> 雪竇雖住持翠峯寺僅約 2-3 年，但翠峯寺是雪竇正式展開住持弘法的第一座寺院。<sup>32</sup>

翠峯禪寺之建立，根據《姑蘇志》卷 29 所記：「翠峯禪寺在莫釐山之陰，唐將軍席溫捨宅，建天寶間（742-756）。」<sup>33</sup> 翠峯寺雖不屬宋代五山十刹之列，但因雪竇曾於此住持過，而增添不少禪風。明代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徵明（1470-1559）曾於其〈翠峯寺〉詩中嘆云：「悔不曾參雪竇禪！」明代萬曆 28 年（1600）張獻翼所作之〈翠峯寺碑記〉亦記載，雪竇住持翠峯寺說法時，傳有「神龍出井而聽」，後人稱為「降龍井」。<sup>34</sup>

<sup>30</sup> 《禪林僧寶傳》，《卍續藏》冊 79，頁 515 上 12。

<sup>31</sup> 《明覺禪師語錄》，《大正藏》冊 47，頁 706 中 18-20。

<sup>32</sup> 雪竇於《明覺禪師語錄·住明州雪竇禪寺語》中云：「念三二年洞庭晦迹。」《大正藏》冊 47，頁 674 中 1。阿部肇一在此段雪竇生平之敘述，有二處錯誤。阿部根據《佛祖歷代通載》，先列雪竇住持蘇州洞庭翠峯寺，繼而於 38-42 歲間，在杭州靈隱寺 2 年，《中國禪宗史の研究》，頁 210-213。但是，經筆者查詢原文，《佛祖歷代通載》先述：「顯（雪竇）至靈隱，三年陸沈眾中。」接著說：「吳中翠峯虛席，舉顯出世。」《大正藏》冊 49，頁 666 上 17 和 666 上 22-23。正確之過程應為雪竇潛沉於靈隱寺眾中 3 年，之後，住持蘇州洞庭翠峯寺約 2-3 年。

<sup>33</sup> 《吳郡志》卷 34 記：「翠峯禪院在吳縣西南七十里，洞庭東山，唐將軍席溫其所捨宅也。」《姑蘇志》卷 9 並說：莫釐山「以在洞庭之東，稱東洞庭山。」《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迪志文化所出版）。

<sup>34</sup> 參《吳郡志》五和《吳郡法乘》八，《中國佛寺志》第 3 輯，第 23 冊，頁 1483-1485 和第 26 冊，頁 2804。

最後，約在 1022 年後，雪竇之舊識曾會正欲出守明州時，便手疏〈明州軍府官請住雪竇疏〉，請雪竇遷往明州雪竇山資聖寺擔任住持。<sup>35</sup> 雪竇接獲曾會之疏後，在翠峯寺曾引起「洞庭檀越與明州專使相爭」之事，洞庭檀越希望雪竇留住翠峯寺，明州專使則希望雪竇前往資聖寺。結果，雪竇只好陞座普告大眾，不可鬧事，並說明僧家「無固無必」無所執著之態度，終於，在翠峯寺眾高僧都支持他前往雪竇山，雪竇也因而表明自己「希披疏文，以塞來命」的決定後，雪竇便轉往浙江雪竇山資聖寺。<sup>36</sup>

雪竇離開蘇州翠峯寺，在前往浙江雪竇資聖寺的途中，沿路經過蘇州萬壽寺、秀州、住過 3 年的靈隱寺和越州承天寺等處。<sup>37</sup> 在這期間雪竇都曾對眾說法，尤其是經過靈隱寺時，諸院長老尊宿特設茶筵，請雪竇陞堂講法，這些示眾的內容已由弟子收編於《雪竇和尚住洞庭語錄》和《明州雪竇明覺大師開堂錄》中。

而雪竇於浙江雪竇山資聖寺住持時，誨人不倦，有時還與僧眾入城緣化，<sup>38</sup> 經弟子收錄了許多開堂、拈古、頌古和書信，集成了《明州雪竇明覺大師瀑泉集》、《雪竇和尚後錄》、《雪竇和尚拈古集》、《雪竇顯和尚明覺大師頌古集》和《慶元府雪竇明覺大師祖英集》。

<sup>35</sup> 〈明州軍府官請住雪竇疏〉，見五山版《雪竇明覺禪師語錄·雪竇和尚明覺大師瀑泉集》，頁 14。

<sup>36</sup> 《明覺禪師語錄·住明州雪竇禪寺語》，《大正藏》冊 47，頁 674 上 26-中 10。

<sup>37</sup> 《明覺禪師語錄》，《大正藏》冊 47，頁 669 上 17-下 16。

<sup>38</sup> 《明覺禪師語錄》，《大正藏》冊 47，頁 678 中 2。

### (三) 晚年和示寂

雪竇去世於皇祐四年（1052），俗壽 73 歲，僧臘 50 夏。<sup>39</sup> 有關雪竇晚年的情況，目前所存文獻，可見於《祖庭事苑》所收「雪竇拾遺」，雪竇為思一禪者（生卒年不詳）餞送所寫的〈送一禪者歸越〉頌序中。此頌之序說思一禪者遁迹於會稽華嚴，並且「居常杜門，性介寡合。」雪竇寫此頌贈之，頌尾有題云：「慶曆八祀正月，乳峯隱之病中書。」隱之為雪竇的字，慶曆八年為 1048 年，當時雪竇應為 69 歲，是在病中為思一禪者寫此頌，送其歸返越州（即會稽），而此思一禪者亦與下文所討論雪竇的〈示寂偈〉，有非常密切之關係。<sup>40</sup>

此外，根據呂夏卿所作〈雪竇塔銘〉所述，雪竇是預知死期的。當時在雪竇資聖寺西南有一座塔，有一日，雪竇命侍者灑掃塔亭，待行至山頂時，雪竇遍覽塔景後，竟說：「自今過此，何日復至？」其弟子便知雪竇是在預言其死期將近，於是有人號泣，有人問：「師無頌辭世耶？」而雪竇之回答為：「吾平生患語之多矣！」因而呂夏卿所作〈雪竇塔銘〉就無雪竇辭世偈之記載，呂夏卿之〈雪竇塔銘〉緊接著就說，有人來問疾時，雪竇就告訴他七月七日再來相見，結果，雪竇於六月十日去世，七月六日入塔，翌日正可參拜。<sup>41</sup>

<sup>39</sup> 《明覺禪師語錄·明州雪竇山資聖寺第六祖明覺大師塔銘》，《大正藏》冊 47，頁 712 下 18-1 和 712 下 23。善卿於《祖庭事苑》雪竇之略傳中，不知何故記雪竇去世之年為「皇祐五年」（1053），《卍續藏》冊 64，頁 322 下 19，如此依中國傳統之算法，俗壽為 74 歲，與各傳記資料皆不符，應為錯記。

<sup>40</sup> 《祖庭事苑·雪竇拾遺》，《卍續藏》冊 64，頁 375 中 3 和譚其驥《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六冊，上海：地圖出版社，1987 年，頁 24-25。

<sup>41</sup> 《明覺禪師語錄·明州雪竇山資聖寺第六祖明覺大師塔銘》，《大正藏》冊 47，頁 712，頁下 11-18。



有關此雪竇無辭世偈一事，雖然根據呂夏卿之〈雪竇塔銘〉所言，當時雪竇於塔前的回答為：「吾平生患語之多矣！」但這並不表示雪竇就無辭世偈留世，善卿於《祖庭事苑·雪竇拾遺》中就錄有雪竇的〈示寂偈〉。

此〈示寂偈〉即先前所述思一禪者所出示善卿的，內容為：<sup>42</sup>

白雲本無羈，明月照寰宇。吾今七十三，天地誰為侶？

善卿認為呂夏卿「師無頌辭世」之說法與思一禪者出示雪竇〈示寂偈〉這兩種矛盾之情況中，必然有一種是不正確的。而善卿自己的判斷是覺得這〈示寂偈〉的頌文「頗類雪竇之作」，因此懷疑呂夏卿的說法是錯的，所以，善卿決定擇錄之於〈祖庭事苑·雪竇拾遺〉中。<sup>43</sup>

筆者則認為，由於雪竇於 69 歲時曾為思一禪者餞送而作〈送一禪者歸越〉，可見二人為晚年熟識之友，思一禪者既非虛構之人物，亦無虛構雪竇〈示寂偈〉之必要，禪師作示寂偈既為普遍可見之情況，於是依善卿之決定，錄此偈於本文中。<sup>44</sup>

## 小結

綜而言之，雪竇出生和出家於四川地區，之後一路雲水參學。而雪竇深究大義之根器，可從早年聽經就必求甚解，到後來住世弘法時，對尊宿古則諄諄拈、頌的行止中顯見之。此外，要能拈、

<sup>42</sup>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74 中 5-7 和 375 下 19-23。

<sup>43</sup>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74 中 5-7 和 375 下 19-23。

<sup>44</sup> 明、清曹洞宗僧白巖淨符（活躍於 1641-1667）亦贊同善卿之說法，於其《法門鉤沉》中云：「余又謂雪竇垂滅師資取訣，正是切要之時也，呂說言或曰踈謬也甚矣！豈又以欠末後一句為救平日之饒舌耶？《事苑》所糾尤為切當，況彼不諳宗脈不足怪耳。」淨符認為呂夏卿所說言為「踈謬」，又認為他「不諳宗脈」，因而贊同《祖庭事苑》之修正，《卍續藏》冊 86，頁 492 中 10-15。

頌古則，作韻文，除了已達悟境以外，儒家詩文之學養也必不可少。雪竇到了 23 歲，父母雙亡後，才得以出家受戒，因此，出家時應已完成儒家之教育。慧洪於《禪林僧寶傳》就稱雪竇「幼精銳，讀書知要，下筆敏速。」又說其「盛年工翰墨，作為法句，追慕禪月休公。」<sup>45</sup> 禪月休公即唐末五代僧人貫休（832–912），擅於詩、畫。

雪竇通曉詩文的另一實例為，於《雪竇和尚住洞庭語錄》中，記有雪竇因受御賜師號而上堂時，借貫休之《禪月集》中〈閒居擬齊梁四首〉的第一首為太平歌，內容為：<sup>46</sup>

夜雨山草滋，爽籟生古木。  
閑吟竺仙偈，勝於嚼金玉。  
蟋蟀啼壞牆，苟免悲局促。  
道人優曇華，迢迢遠山綠。

善卿解釋說「此詩即禪月擬齊梁體」，意謂「見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而擬齊梁體，係南朝齊梁時代之詩體，詞藻彩麗，並講求音律對偶，由此「借水獻花」之引用，可見雪竇之詩文素養頗高。<sup>47</sup>

雪竇得法、頓悟於湖北智門祚禪師後，一路行腳，最後在江浙地區長住下來（參下文略表）。他於資聖寺共住持了 31 年期間，度僧 78 人，呂夏卿〈雪竇塔銘〉形容雪竇之影響為「州邦遠近，

<sup>45</sup> 《禪林僧寶傳》，《卍續藏》冊 79，頁 514 下 10–23。

<sup>46</sup> 《明覺禪師語錄》，《大正藏》冊 47，頁 673 下 3–7。

<sup>47</sup> 《禪月集》卷三，《四庫全書》（電子版）和《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24 上 17–21。

輻輳座下。」<sup>48</sup> 其重要弟子有天衣義懷（989–1060）。<sup>49</sup>此外，我們亦可見其在世期間，頗受士大夫曾會所尊重，駙馬都尉李遵勗（？–1038）特奏賜以紫方袍，侍中賈昌朝（998–1065）又奏表，加賜「明覺」之號。<sup>50</sup>

雪竇在世期間，其多位弟子已陸續將其上堂、舉古、頌古、拈古等內容記錄編撰成集，其中因圓悟克勤對其百則頌古復加垂示、評唱、著語，於宣和七年（1125）撰成《碧巖集》，且又因建炎（1127–1130）年間，克勤之門人大慧宗杲（1089–1163）焚毀《碧巖集》版，使雪竇百則頌古在中國禪宗歷史上，在雪竇七集中獨為人所矚目。事實上，雪竇由門人所集之語錄內容非常多元豐富，下文即為雪竇七集文獻情況之探討。

#### 雪竇生平重要事件略表

年代	年齡	重要事件	現今地點
980 年	1 歲	出生於遂州	四川遂寧
1002 年	23 歲	於益州普安院出家受戒	四川成都
1002 年後	23 歲後	雲水參學： 益州大慈寺元瑩、 襄陽石門蘊聰、 廬山林禪師 得法於隨州智門光祚	四川、 湖北

<sup>48</sup> 《明覺禪師語錄·明州雪竇山資聖寺第六祖明覺大師塔銘》，《大正藏》冊 47，頁 712 下 9–10。

<sup>49</sup> 《建中靖國續燈錄目錄》記曰：「明州雪竇山明覺禪師法興七十八人。」《卍續藏》冊 78，頁 624 中 27。

<sup>50</sup> 《明覺禪師語錄·明州雪竇山資聖寺第六祖明覺大師塔銘》原云：「駙馬都尉和文李公，表錫紫方袍；侍中賈公又奏，加明覺之號。」《大正藏》冊 47，頁 712 下 9–10。文中「表錫」疑應作「表賜」，五山版《雪竇明覺大師語錄》缺此段之內容，頁 24。《建中靖國續燈錄·明州雪竇山資聖寺明覺禪師》中更詳細指出：「都尉李侯遵勗特奏章服，侍中賈公昌朝尋乞美號。」《卍續藏》冊 78，頁 653 上 12–13。賈公全名為賈昌朝，於《宋史》卷 285 中有傳，並參永井政之〈雪竇の語錄の成立に関する一考察（三）〉，頁 118。

		任南嶽福嚴寺藏主	湖南
		任池州景德寺首座	安徽
約 1016–1019 年	約 37–40 歲	潛沉杭州靈隱寺 3 年	江蘇
約 1019–1021 年	約 40–42 歲	住持蘇州洞庭翠峯寺	江蘇
1022 年後	43 歲後	住持明州雪竇資聖寺	浙江
1052 年	73 歲	去世於明州雪竇資聖寺	浙江

### 三、雪竇七集成書和文獻研究

有關雪竇於蘇州洞庭翠峯寺和明州雪竇資聖寺住持期間，弟子集成其上堂示眾或拈古內容之描述，最早的資料可見於呂夏卿所著〈雪竇塔銘〉中，呂夏卿云：「惟益、文軫、圓應、文政、遠塵、允誠、子環相與哀記提唱語句詩頌，爲：《洞庭語錄》、《雪竇開堂錄》、《瀑泉集》、《祖英集》、《頌古集》、《拈古集》、《雪竇後錄》，凡七集。」<sup>51</sup> 由此可見，集錄雪竇上堂示眾或拈古之七部典籍，於雪竇去世後 13 年，皆已完成，各集以獨立之書名流通。

日本學椎名宏雄雖對《明覺禪師語錄》作過研究，但其論文側重於《明覺禪師語錄》之宋、元、明和日本各朝年代不同版本的整體討論。<sup>52</sup> 本文僅擇其重點略述於下，筆者有別於椎名的討論方式，是以雪竇七集各集之成書背景和組織作各別之討論，並提出一些與椎名相異之見解。

呂夏卿於 1065 年所著之〈雪竇塔銘〉中，首次將雪竇七集一一列出其名之後，開版於 1108 年之《祖庭事苑》亦將此七集一一

<sup>51</sup> 《明覺禪師語錄》，《大正藏》冊 47，頁 712 下 28–713 上 2，但此〈雪竇塔銘〉所述，非按七集之成書次序排列，椎名宏雄〈《明覺禪師語錄》諸本の系統〉，頁 202。

<sup>52</sup> 椎名宏雄〈《明覺禪師語錄》諸本の系統〉，頁 201–233。另外，楊曾文雖於其文〈雪竇重顯及其禪法〉中，談及重顯的語錄和著作，但只是簡單介紹，並無分析討論，頁 180–194。

校勘牒釋。<sup>53</sup> 而目前我們所能見到最早的雪竇各集之版本，存於《四部叢刊續編集部》中，為 1195 年以後之宋刊本，但是此刊本中，只存有雪竇四集，依其頁首題名為「雪竇《頌古集》一卷、《拈古集》一卷、《瀑泉集》一卷、《祖英集》二卷」。<sup>54</sup> 宋之後，有各種版本傳世，但多為六集版，如現今最普遍流通的版本為《大正藏》版，底本為明崇禎七年刊（1634）增上寺報恩藏本，但是此刊本中只存六集，獨缺《頌古集》，此版並將此雪竇六集冠以《明覺禪師語錄》的總稱。<sup>55</sup>

現今存有完整雪竇七集的，唯日本正應二年（1289）覆刻宋版的五山版和收於成簣堂文庫的元版（1324），五山版雪竇七集可見於柳田聖山和椎名宏雄所共編，收於《禪學典籍叢刊》第二卷中，題名為《雪竇明覺大師語錄》，此題名因不見於原版中，應為柳田聖山和椎名宏雄所新題之總稱。<sup>56</sup>

此外，五山版《雪竇明覺大師語錄》中，除《洞庭錄》以外，皆附有各集之序或疏，這些序或疏的資料對於了解雪竇各集成書之因緣，是非常珍貴之文獻，但是在《大正藏》版《明覺禪師語錄》各集中，這些序或疏多不存。<sup>57</sup> 本論文即以此五山版《雪竇明覺大師語錄》所含七集之題名、序或疏與重要文獻訊息，作重點之討論，筆者希望將來能進一步對此七集內容作詳細之研究。

<sup>53</sup>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22 下 13-374b4。

<sup>54</sup> 此版可見於國家圖書館所藏，《四部叢刊續編集部》第 29 冊中，上海涵芬樓景印，1932 年。

<sup>55</sup> 《明覺禪師語錄》，《大正藏》冊 47，第 1996 號 和椎名宏雄〈《明覺禪師語錄》諸本の系統〉，頁 203。

<sup>56</sup> 《雪竇明覺大師語錄》，《禪學典籍叢刊》第二卷，頁 4-99；椎名宏雄〈《明覺禪師語錄》諸本の系統〉，頁 207-216；川瀨一馬《增補古活字版之研究》上卷，東京：Antiquarian Booksellers Association of Japan，1967 年，頁 51。

<sup>57</sup> 永井政之〈雪竇の語錄の成立に関する一考察〉，頁 84。

本文因是以五山版《雪竇明覺大師語錄》為研究之底本，故本文中依五山版雪竇七集之名稱和次序討論之，《大正藏》版《明覺禪師語錄》中各集相異名稱之總表，請參本節末「五山版雪竇七集與《大正藏》版《明覺禪師語錄》各集題名比對略表」。

### （一）《明州雪竇明覺大師開堂錄》

《明州雪竇明覺大師開堂錄》（以下簡稱為《開堂錄》）於《大正藏》版《明覺禪師語錄》中，稱為《住明州雪竇禪寺語》，<sup>58</sup> 其序是由雪竇之舊識曾會於「天聖四年（1026）九月一日」所述，雪竇之門人文軫所錄，曾會於序中稱雪竇為「我雪竇禪師顯公」，並說雪竇為受智門禪師「密印達磨真機」。<sup>59</sup>

而當述及此錄之成書因緣時，曾會特別強調雪竇原不希望將他開堂示眾等語句傳聞於他人，使不明之人專依於語句而生見解，但其友人和弟子卻認為雪竇之教化如「松柏久而彌芳」，可使學人藉「聲塵而登覺路」，雪竇雖原「不欲聞人」，而「人自流布」；原「不專依語」，而「語自昭彰」，經過一段時日，遂而成錄。此外，此集最初是由雪竇之弟子傳宗校勘立板，傳宗為雪竇嗣法弟子，時任杭州承天寺住持。<sup>60</sup>

由此集之序完成於天聖四年（1026）來推算，《開堂錄》收錄雪竇 42–47 歲之間，雪竇離開蘇州翠峯寺後，一路經過蘇州萬壽寺、秀州、曾居住過的靈隱寺、越州承天寺等處和初到明州雪竇

<sup>58</sup> 《明覺禪師語錄》，《大正藏》冊 47，頁 673 下 15–679 中 4。其集名《住明州雪竇禪寺語》之「竇」字，應為「竇」之訛字。

<sup>59</sup> 五山版《雪竇明覺大師語錄》，頁 4–13。曾會於序首所冠之官銜為「朝奉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充集賢殿修撰、知明州兼市舶管內勸農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sup>60</sup> 五山版《雪竇明覺大師語錄》，頁 4。傳宗曾得御賜紫衣，《建中靖國續燈錄》中並記有傳宗之開堂語和 2 則拈古內容，《記續藏》冊 78，頁 624 下 6，頁 668 上 14–下 2 和 807 中 7–16。

山資聖寺前幾年中，上堂、應眾對答、舉古、勘辨和所作歌頌之內容集成，如錄中有「今日再入靈隱」一句。<sup>61</sup> 以其弘法生涯來看，屬雪竇從離開蘇州翠峯寺後，住持雪竇山資聖寺前幾年之內容，這是學人將來在以《開堂錄》為資料，研究雪竇思想和教法之發展和演變時，需注意考量之訊息。

## (二)《明州雪竇明覺大師瀑泉集》

《明州雪竇明覺大師瀑泉集》(以下簡稱為《瀑泉集》)於《大正藏》版《明覺禪師語錄》中，稱為《明覺禪師瀑泉集》，<sup>62</sup> 內容包含序、〈明州軍府官請住雪竇疏〉、〈蘇州在城壇越請住翠峯疏〉、〈蘇州僧正并諸名員疏〉、上堂約 150 則、〈石頭大師參同契〉原文和雪竇著語、8 篇〈真贊〉，後附〈雪竇塔銘〉、〈大慧和尚讚師畫像 附〉和〈重刊語錄疏〉。

《瀑泉集》的序為自稱「參學小師」的圓應(生卒年不詳)所作，此序完成於「天聖八年(1030)八月十五日」，圓應於序中敘述此《瀑泉集》的內容是「師自兩處道場，多應機語句，門人集之」，此句中「兩處道場」應是指翠峯寺與資聖寺，故為雪竇 40-50 歲間之應機語句，題名《瀑泉集》是取雪竇之善言如瀑泉「飛流無盡」之意。<sup>63</sup>

而〈明州軍府官請住雪竇疏〉是由曾會所撰，疏中有「伏希輟翠峯之祖席，登雪竇之道場」之文句，此疏應作於雪竇仍任翠

<sup>61</sup> 五山版《雪竇明覺大師語錄》，頁 6 和《明覺禪師語錄》，《大正藏》冊 47，頁 675 上 17。

<sup>62</sup> 《明覺禪師語錄》，《大正藏》冊 47，頁 692 中 7。

<sup>63</sup> 五山版《雪竇明覺大師語錄》，頁 14-26 和《明覺禪師語錄》，《大正藏》冊 47，頁 692 中 10-19。

峯寺住持，曾會於仁宗天聖年間（1022–1031）知明州，轉請雪竇住持資聖寺時，亦即為 1022 年或之後。<sup>64</sup>

此集在〈明州軍府官請住雪竇疏〉後，亦收了〈蘇州在城壇越請住翠峯疏〉和〈蘇州僧正并諸名員疏〉。因〈蘇州在城壇越請住翠峯疏〉中有「伏望和尚深別武林……暫罷呼猿」之句，此句中「武林」和「呼猿」二詞，根據善卿之解釋皆是指靈隱寺，因而此疏似為蘇州壇越希望請雪竇離開靈隱寺，轉而住持翠峯寺而作之疏，應約作於 1019 年左右。<sup>65</sup>

而〈蘇州僧正并諸名員疏〉中則有雪竇「入吳邦而名翼愈飛」和「咸願摳衣翠峯禪苑」之句，此處「吳邦」為翠峯寺所處之地區，因而此疏應為蘇州僧正等人為了慰留雪竇之作，撰於 1022 年或之後。<sup>66</sup> 但是，因為此二疏皆不具著作日期，這是筆者目前之推判，期望將來有更多的資料可更確定或修正上述之說法。

此集另附呂夏卿的〈雪竇塔銘〉，最後所附之疏為〈重刊語錄疏〉，此疏是由浙江萬壽住山自如（元朝人）所撰，重刊《瀑泉集》之緣由為寺火，因此印版亦燒為灰燼，經雪竇住山守常（元朝人）勸緣，童行祖榮（元朝人）同募緣再刊。<sup>67</sup> 此外，五山版此集並

<sup>64</sup> 曾會於疏中之官銜為「朝奉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充集賢殿修撰、知明軍州兼市舶管內勸農事、柱國賜紫金魚袋」，五山版《雪竇明覺大師語錄》，頁 14。

<sup>65</sup> 五山版《雪竇明覺大師語錄》，頁 14 和《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27 上 4 和 327 上 8–10。

<sup>66</sup> 五山版《雪竇明覺大師語錄》，頁 15 和《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26 下 6。

<sup>67</sup> 此自如為一溪自如，據《補續高僧傳》所云，他初住浙江萬壽寺，後於天曆初（1328–）御筆欽點住中天竺寺，《卍續藏》冊 77，頁 457 中 1–14。另參椎名宏雄，〈《明覺禪師語錄》諸本の系統〉，頁 212。



有日本正應年間（1288–1292），被招聘前往日本刻佛書之「四明徐汝舟」的刻工名。<sup>68</sup>

因此，學人應注意的訊息是，《瀑泉集》中包含了其他人所作之文獻，而歸雪竇所屬之內容，則為雪竇在 40–50 歲之間，雪竇早期住持翠峯寺與後來住持資聖寺二道場時，上堂語約 150 則、雪竇著語〈石頭大師參同契〉及其親作〈真贊〉8 篇之內容。

### （三）《雪竇和尚住洞庭語錄》

《雪竇和尚住洞庭語錄》（以下簡稱為《雪竇洞庭錄》）於《大正藏》版的《明覺禪師語錄》中，稱之為《住蘇州洞庭翠峯禪寺語》，<sup>69</sup> 主要內容包含開堂、上堂、陞座、拈古、室中學古、勘辯、註〈雪峯和尚塔銘并序〉和受師號上堂。五山版《雪竇明覺大師語錄》雪竇七集中，《雪竇洞庭錄》是唯一沒有附任何序或疏的，因此，除了編集者為「參學小師 惟蓋」以外，其他集成背景資料，只能從雪竇之生平與此集之內容推測。<sup>70</sup>

首先，依其名，此集內容應主要收錄雪竇住持蘇州太湖，東洞庭山中的翠峯寺時期，因此，主要編錄時間應約為 1019–1021 年左右。但是，此集亦包含雪竇離開蘇州翠峯寺，經過蘇州萬壽寺和杭州靈隱寺上堂對眾說法的內容，如有「師在杭州靈隱」和「師到蘇州日，僧俗迎在萬壽」等文句。<sup>71</sup>

<sup>68</sup> 五山版《雪竇明覺大師語錄》，頁 25–26 和川瀨一馬《增補古活字版之研究》上卷，頁 51。

<sup>69</sup> 《明覺禪師語錄》，《大正藏》冊 47，頁 669 上 17。

<sup>70</sup> 五山版《雪竇明覺大師語錄》，頁 26–35。

<sup>71</sup> 參五山版《雪竇明覺大師語錄》，頁 26–27 和《明覺禪師語錄》，《大正藏》冊 47，頁 669 上 18、頁 669 中 4、頁 669 中 16 和 669 中 26。

此外，因為此錄末尾又加附雪竇已到雪竇山資聖寺所著之二則內容：一則為雪竇以署名「雪竇傳法賜紫 重顯」註〈雪峯和尚塔銘并序〉和受「明覺」師號後上堂示眾的內容。<sup>72</sup>

因此，以雪竇弘法生涯來看，今所見《雪竇洞庭錄》中開堂、上堂、陞座、拈古、室中舉古、勘辯的部分，屬雪竇約 40–42 歲，弘法最早期的內容，但文中各篇次序不是依時序所編排的。

#### （四）《雪竇和尚後錄》

《雪竇和尚後錄》於《大正藏》版《明覺禪師語錄》中，稱為《明覺禪師後錄》。<sup>73</sup> 此錄為參學小師子環所集，《建中靖國續燈錄》列其為「明州雪竇山明覺禪師法興七十八人」之中，師號為「溫州平陽寶慶子環禪師」，並有對機語傳世。<sup>74</sup> 此集雖有似為雪竇之弟子稱「如玉」者（生卒年不詳）作序，但未記作序日期，如玉除了讚嘆雪竇之言如「寶鑑之象」和「虛谷之聲」以外，僅說「次前編，是為後錄耳」。<sup>75</sup>

由上可知，《雪竇和尚後錄》是續雪竇其他的錄而編成，故稱「後錄」，而我們又可見《瀑泉集》中說：「師一日問僧：『爾見《雪竇後錄》未？』」<sup>76</sup> 因此，可推判《雪竇和尚後錄》應完成於《瀑泉集》之前，而《瀑泉集》之序完成於天聖 8 年（1030），所以，《雪竇和尚後錄》之編錄應完成於 1030 年之前。

<sup>72</sup> 五山版《雪竇明覺大師語錄》，頁 34 和《明覺禪師語錄》，《大正藏》冊 47，頁 673 中 13–下 14，但〈雪峯和尚塔銘并序〉雪竇的署名「雪竇傳法賜紫 重顯」僅見於五山版《雪竇明覺大師語錄》。

<sup>73</sup> 《明覺禪師語錄》，《大正藏》冊 47，頁 679 中 5。

<sup>74</sup> 《建中靖國續燈錄》，《卍續藏》冊 78，頁 624 中 27、頁 624 下 9 和頁 669 上 10–18。

<sup>75</sup> 五山版《雪竇明覺大師語錄》，頁 35 和《明覺禪師語錄》《大正藏》冊 47，頁 679 中 5–685 上 25。

<sup>76</sup> 《明覺禪師語錄·明覺禪師瀑泉集》，《大正藏》冊 47，頁 694 下 7。

至於《雪竇和尚後錄》的內容，則誠如其卷尾所言：「雪竇和尚語錄一百則竟」，為約一百則雪竇上堂、因事示眾、晚參、與僧問答、舉古則等等不同情況之記錄。不過，五山版《雪竇和尚後錄》比《大正藏》版《明覺禪師後錄》缺 2 則內容。<sup>77</sup> 此外，由於此集文中不再提及其他寺院之名，因此，應為雪竇住持明州雪竇資聖寺，約 1022–1029 年期間所收錄之內容。

### （五）《雪竇和尚拈古集》

《雪竇和尚拈古集》（以下簡稱為《拈古集》）於《大正藏》版《明覺禪師語錄》中，僅以《拈古》稱之，且無序。<sup>78</sup> 五山版《拈古集》的卷首，一開始便有當時擔任雪竇住持的德雲於「開禧元年仲冬（1205）」所寫的題字。<sup>79</sup> 而此集最早為雪竇之參學小師允誠和思恭所集，二人亦作了序，序中很清楚地說明此集為「師自壬申歲入夏抵秋，且暮拈提，抑揚今古，可一百餘則。」壬申歲即 1032 年，為雪竇 52 歲，住持雪竇資聖寺約 10 年之時。<sup>80</sup>

此集中遍舉德山宣鑑（782–865）、雪峯義存（822–908）、百丈懷海（720–814）、雲門文偃（864–949）等等諸師古則，雪竇拈起這些古則而評之，「拈古」的體例並非韻文，因此，體例上比「頌古」自由。<sup>81</sup> 《雪竇和尚拈古集》亦即為《擊節錄》之百則內容依

<sup>77</sup> 五山版《雪竇和尚後錄》缺卷尾「師問大龍……」和「僧問：『只在目前，為甚麼再三不覩？』」之內容，參《明覺禪師語錄》，《大正藏》冊 47，頁 685 上 15–25 和椎名宏雄《〈明覺禪師語錄〉諸本の系統》，頁 212。

<sup>78</sup> 五山版《雪竇明覺大師語錄》，頁 48 和《明覺禪師語錄》，《大正藏》冊 47，頁 685 中 3–6。

<sup>79</sup> 五山版《雪竇明覺大師語錄》，頁 47–48。德雲為曹洞宗人，其法系為宏智正覺傳自得慧暉，再傳雪竇德雲，《續傳燈錄》，《大正藏》冊 51，頁 631 下 7–12、664 下 28–29 和椎名宏雄，《〈明覺禪師語錄〉諸本の系統》，頁 211。

<sup>80</sup> 五山版《雪竇明覺大師語錄》，頁 61。

<sup>81</sup> 歐陽宜璋，《〈碧巖集〉的語言風格研究》，台北：圓明出版社，1994 年，頁 65。

據，圓悟克勤一一加上標題為「德山示眾」、「雪峰普請」、「百丈拂子」、「崇壽指堯」等等，再加以著語、評唱。<sup>82</sup>

此種「拈古」的體例，雖然於前所述《雪竇洞庭錄》中，即已包含了一小部分「拈古」的內容，但此《拈古集》只單獨收錄「拈古」的體例，且標舉「拈古」一詞於其集名中，在禪宗典籍中可謂首創之舉。學人將來若能以雪竇七集成書之次序，分析雪竇對「拈古」方式的運用和變化，會讓我們對此特殊禪宗典籍的體例與教學方式的演變，有更具體和深入之了解。

### （六）《雪竇顯和尚明覺大師頌古集》

此《雪竇顯和尚明覺大師頌古集》（以下簡稱為《頌古集》）於《大正藏》版《明覺禪師語錄》中不存。<sup>83</sup> 此集為參學小僧遠塵所集，遠塵於《五燈全書》中記為雪竇顯禪師法嗣，雪竇並曾作一詩為其離開雪竇資聖寺時送行，可見遠塵應為雪竇相當親近之弟子，才有機緣繕錄雪竇之言詞。<sup>84</sup>

《頌古集》之序是自稱為「小子曇玉」者所寫的，椎名認為此曇玉為「崑山曇玉」，若此推判正確，此曇玉則為雪竇之徒孫，因其師為雪竇之法嗣杭州承天傳宗禪師，如此便可明白為何曇玉自稱為「小子」。<sup>85</sup>

<sup>82</sup> 《佛果擊節錄》，《卍續藏》冊 67，第 1301 號。

<sup>83</sup>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大正藏》冊 48，第 2003 號。

<sup>84</sup> 五山版《雪竇明覺大師語錄》，頁 61 和《五燈全書》，《卍續藏》冊 81，頁 362 上 2 和中 22。雪竇所作〈送遠塵禪者〉，可見於《明覺禪師語錄·明覺禪師祖英集》：「衲卷殘雲風高絕隣，倚天照雪堪抗要津。八紘極目兮春山若黛，九野縱步兮汀草如茵。三十四老未輕識，凜然方外奚相親。」《大正藏》冊 47，頁 699 下 12-15。

<sup>85</sup> 椎名宏雄《〈明覺禪師語錄〉諸本の系統》，頁 203 和《建中靖國續燈錄》，《卍續藏》冊 78，頁 624 中 27、頁 624 下 6 和 628 中 20-23。

此外，曇玉之序亦透露了幾點有關此集繕錄的訊息，曇玉記其序作於「歲攝提格」之時，《爾雅·釋天》中說：「太歲在寅，曰攝提格。」<sup>86</sup> 因此，推算起來可能為丙寅年(1026)、戊寅年(1038)或庚寅年(1050)。若為丙寅年(1026)時，雪竇才初至雪竇資聖寺5年，而曇玉若為雪竇之徒孫，則是不可能的情況；再者，曇玉又說雪竇之「軟語微言，固已盛行於世矣，今又採古聖機緣之妙者，凡百則，發言以為頌……」和「愚未見有如雪竇者矣。」據此推判，應為雪竇有些其他集錄已盛行於世，而雪竇亦仍在世，因此，較有可能是戊寅年(1038)或庚寅年(1050)。<sup>87</sup>

此集卷尾並有「雪竇和尚頌古一百則竟 參學仙都沙門 簡能校勘」之內容，雪竇亦有為簡能離開雪竇資聖寺時送行所作之詩。<sup>88</sup> 另外，還有日本京都三聖寺住持湛照(1231-1291)於正應二年(1289)開版《明覺大師語錄》的刊記。<sup>89</sup>

《頌古集》為遍舉一百篇古則內容，雪竇再以韻文體頌之。「頌古」的體裁，在禪宗文獻中，仔細分析起來，實為難度非常高的作品。首先，禪師需熟悉古則之內容，永井政之歸納出《頌古集》之古則來源共有語錄、燈錄、經典和其他典籍。<sup>90</sup> 再者，由於「頌古」需以韻文的體裁呈現，禪師的文學造詣需有一定程度。最後，禪師從古則中所體悟之禪機，藉由韻文體頌出，對學人有所啟發，

<sup>86</sup> 《爾雅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69。

<sup>87</sup> 五山版《雪竇明覺大師語錄》，頁60-61和永井政之〈雪竇の語錄の成立に関する一考察〉，頁84。

<sup>88</sup> 五山版《雪竇明覺大師語錄》，頁74。雪竇所作〈送簡能禪者歸仙都〉，可見於《明覺禪師語錄·明覺禪師祖英集》：「荷策下丹嶂，紛紛雪正飛。浮生誰未到，舊國自重歸。雲背猿聲斷，天遙鶻影微。蓮城古風月，又得振清機。」《大正藏》冊47，頁702上20-23。

<sup>89</sup> 五山版《雪竇明覺大師語錄》，頁74。湛照亦曾於正應元年(1288)開刊《應蒼曇華禪師語錄》，《卍續藏》冊69，頁553中23-下1。

<sup>90</sup> 永井政之，〈雪竇の語錄の成立に関する一考察(二) 頌古百則の典拠を考える〉，《佛教學研究會年報》7，1973年，頁12。

才又是「頌古」的重要意義。這便是圓悟克勤為何於《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中，評唱說：「雪竇便向此一句中，呈機了也！」<sup>91</sup>《頌古集》即為圓悟克勤著名之《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中，復加以垂示、評唱和著語的依據內容。

因此，《頌古集》以雪竇弘法生涯來看，屬其較晚期之內容，從禪宗典籍之發展歷史來看，此集為繼汾陽善昭（947–1024）《汾陽無德禪師語錄》中「汾陽無德禪師頌古代別」後，另一眾受矚目的頌古體裁禪宗典籍。<sup>92</sup>

### （七）《慶元府雪竇明覺大師祖英集》

《慶元府雪竇明覺大師祖英集》（以下簡稱為《祖英集》）共分上、下二卷，《大正藏》版《明覺禪師語錄》中，稱為《明覺禪師祖英集》。<sup>93</sup> 此集係由一好道者所錄，參學小師文政（生卒年不詳）作序。<sup>94</sup> 文政於序中說明其集錄之經過為，雪竇自住持翠峯寺和雪竇資聖寺，有時對「先德言句」作頌，或因不同因緣而有「感興、懷別、貽贈之作」，有「好道者並錄而囊之」，共有 220 首。此「好道者」將所集之內容，呈給雪竇看，雪竇的回答為：「余偶興而作，寧存於本，不許行焉。」意謂不許他流通，但此人極力爭辯這些詩文、頌辭之珍貴價值，雪竇才勉強從其所願。文政此序作於宋天聖十年孟陬月（1032，正月），為雪竇 43 歲之時。

<sup>91</sup>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大正藏》冊 48，頁 199 下 17–18。圓悟克勤之《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中「垂示」之部分，亦有版本作「示眾」，參伊藤猷典編《碧巖集定本》，台北：彌勒出版社，1982 年，頁 1 和歐陽宜璋，《〈碧巖集〉的語言風格研究》，頁 64–70。

<sup>92</sup> 《汾陽無德禪師語錄》，《大正藏》冊 47，頁 607 以下。

<sup>93</sup> 《明覺禪師語錄》，《大正藏》冊 47，頁 698 上 10。

<sup>94</sup> 椎名宏雄《〈明覺禪師語錄〉諸本の系統》中記此集編者為文政，為誤，頁 202。

卷末並有日本正應年間（1288–1292），被招聘前往日本刻佛書之「四明洪舉」的刻工名。<sup>95</sup>

不過，此序雖作於 1032 年，此集之內容卻包含了最早於約 1022 年所作的〈赴翠峯請別靈隱禪師〉。<sup>96</sup> 此外，此集之內容也一直繼續擴充，善卿於《祖庭事苑》就說：「文政序總緝成二百二十首，今此本復增五十首。乃知雪竇平日著述散落甚多，卒難考紀。」<sup>97</sup> 由此可知，此集在從 1032 到 1108 年間，增加了 50 首，例如《祖英集》下卷中收有一首〈三寶讚并序〉，雪竇於序中解釋此讚之由來，為當年雪竇居靈隱寺時，有一老友寶真禪者作〈三寶讚〉後，請雪竇賡唱，即以詩歌相贈答。事過快 20 年後，寶真禪者託附別的僧人，再向雪竇提起此贈答之事，雪竇才記起而作，如此算來，雪竇此讚作於至少約 1038 年左右。<sup>98</sup>

因此，此集之特色有二：一來，其所收內容，很難得的都是雪竇所親撰的頌、感興、懷別、貽贈之作；二來，若考量後續增補的內容，此集集成時間在七集中是最晚的，且其篇幅到了 1108 年，增加了 50 首。而且，這些內容的撰寫年代，跨越了雪竇早期和晚期之弘法年代。將來學人若能仔細研讀此集，除了雪竇個人之研究以外，應還能從文化史的角度，發掘其作品所描述的當代人物、地理、事蹟等珍貴資料。

<sup>95</sup> 椎名宏雄〈《明覺禪師語錄》諸本の系統〉中記此集編者為文政，為誤，頁 202。五山版《雪竇明覺大師語錄》，頁 99 和川瀨一馬《增補古活字版之研究》上卷，頁 51。

<sup>96</sup> 五山版《雪竇明覺大師語錄》，頁 89–90 或《明覺禪師語錄》，《大正藏》冊 47，頁 706 中 18–20。

<sup>97</sup>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頁 342 上 21–22。

<sup>98</sup> 五山版《雪竇明覺大師語錄》，頁 86 或《明覺禪師語錄》，《大正藏》冊 47，頁 704 下 6–17。

## 小結

雪竇七集根據其現存的序和資料來判斷，開始皆集錄於雪竇仍在世之時，有些雪竇自己曾過目，甚至問弟子「爾見《雪竇後錄》未？」<sup>99</sup> 雪竇七集的最初集成時間之排序，依目前所存資料之推判為：《洞庭語錄》，《開堂錄》，《雪竇和尚後錄》，《瀑泉集》，《祖英集》，《拈古集》，最後為《頌古集》，<sup>100</sup> 但是各集單篇撰寫時間則各異，需藉由資料本身再仔細推判，另外，《祖英集》書、序集成之後的 70 多年間，內容仍有繼續增補之情況。

因此，對於運用雪竇七集來討論雪竇思想、教導弟子或學人之內容和方法，一來雪竇七集的資料是頗為可信的；<sup>101</sup> 二來在本文已對雪竇七集文獻成書作過分析後，也大致有年代判斷之基準可循。如今，對雪竇生平和雪竇七集有完整的了解後，只缺本文下節所要討論的——《祖庭事苑》中「雪竇拾遺」之內容。

五山版雪竇七集與《大正藏》版《明覺禪師語錄》各集題名比對略表

五山版 雪竇七集題名	《大正藏》版 《明覺禪師語錄》 各集題名	主要 編集年代	編集者	作序者
明州雪竇明覺 大師開堂錄	住明州雪 竇禪寺語	1026 年	文軫	曾會

<sup>99</sup> 《明覺禪師語錄·明覺禪師瀑泉集》，《大正藏》冊 47，頁 694 下 7。

<sup>100</sup> 作者之推論雖與推名宏雄相同，但推名對各集單篇撰寫時間各異和陸續增補之情況並無討論，《明覺禪師語錄》諸本の系統》，頁 202。

<sup>101</sup> 與此情況相反之例為，如《馬祖廣錄》約集成於 1085 年，即馬祖道一（709-788）去世約 300 年後，學者 Mario Poceski 對於是否可將《馬祖廣錄》的內容，直接用來分析馬祖道一的思想與修行就抱持著質疑的態度，參其“Mazu yulu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Chan Records of Sayings,” in *The Zen Canon*. Edited by Steven Heine and Dale S. Wrigh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53-79.



明州雪竇明覺大師瀑泉集	明覺禪師瀑泉集	1030年	圓應	圓應
雪竇和尚住洞庭語錄	住蘇州洞庭翠峯禪寺語	1022年前	惟蓋竺	
雪竇和尚後錄	明覺禪師後錄	1030年前	寶慶子環	如玉
雪竇和尚拈古集	拈古	1032年	允誠、思恭	允誠、思恭
雪竇顯和尚明覺大師頌古集	(缺)	1038年前或1050年前	遠塵	崑山曇玉
慶元府雪竇明覺大師祖英集	明覺禪師祖英集	1032年(後續增補)	好道者	勝業文政

#### 四、《祖庭事苑》中「雪竇拾遺」之內容與註解

《祖庭事苑》除牒釋雪竇七集內容之外，另收有「雪竇拾遺」，亦即雪竇七集中所未收錄者，此資料歷來為學者多所忽視。<sup>102</sup> 善卿說明其所得來源有「四明寫本，或諸方石刻，及禪人所藏手澤」，拾遺內容包含上堂1則、小參1則、代別1則、行錄5則、疏古1則、偶作1則、寄贈3則、餞送7則、弔悼4則、真贊5則和示寂偈1則，共11類，凡30則。<sup>103</sup>

由於《祖庭事苑》所收錄「雪竇拾遺」皆為今《大正藏》版《明覺禪師語錄》所缺之內容，但因「雪竇拾遺」可見於《卍續

<sup>102</sup> 永井政之雖於其論文中標舉出《祖庭事苑》尚存有「雪竇拾遺」，但永井除了未強調其重要性以外，並錯誤的陳述「拾遺二十九則」，其正確數目應為三十則，參其〈雪竇の語錄の成立に関する一考察〉，頁88。有關《祖庭事苑》之研究，請參拙文〈論《祖庭事苑》之成書、版本與體例—以卷一之《雲門錄》為中心〉，《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十二期，2006年，頁123-163。此外，筆者亦將於目前進行撰寫之《祖庭事苑之研究》第四章和第五章中，進一步處理《祖庭事苑》與《雪竇洞庭錄》之相關內容。

<sup>103</sup> 《祖庭事苑》，《卍續藏》冊64，頁374中5-375下23。

藏》《祖庭事苑》中，筆者於本文中不再重錄，僅標舉「雪竇拾遺」內容之重點。<sup>104</sup>

《祖庭事苑·雪竇拾遺》中「上堂」、「小參」和「代別」三則為雪竇對弟子開示之內容，其中在「小參」中，雪竇舉《景德傳燈錄》中的〈漳州羅漢桂琛和尚明道頌〉講述「法爾不爾」的內容，又引《首楞嚴經》中：「汝今諦觀，法法何狀？若離色空，動靜通塞。」以闡明諸相終無所得的意義。另外，在「代別」中，雪竇亦舉王常侍與臨濟問答之古則，再代弟子回答。可見雪竇熟悉於運用經文與禪師之語句，以啟發弟子思索問答。<sup>105</sup>

「行錄」五則是以「師行脚時」起首，經筆者仔細分辨其所行經地點，判定此五則「行錄」皆是記雪竇於智門光祚得法後，到杭州靈隱寺之前，行腳雲水時，與大龍和上、南嶽雅和上、廬山羅漢和上、舒州四面和上、蘄州回峯和上和慧日和上之問答。<sup>106</sup>

「疏古」與「偶作」二則為雪竇所作之詩偈，「寄贈」和「餞送」為十則雪竇送特定禪者或居士之詩文，「弔悼」及「真贊」皆為哀悼雪竇相識之在家居士或禪者，至於「示寂偈」已於前文雪竇之晚年和示寂中討論過，此處不再重述。<sup>107</sup>

由上可知，《祖庭事苑·雪竇拾遺》不僅能讓我們多了解雪竇上堂、小參和代別的內容，亦可知雪竇早年行脚之路程和尚未擔任住持時，與這些禪師之機鋒問答，另外，也讓我們對雪竇所結

<sup>104</sup> 《祖庭事苑》，《卮續藏》冊 64，頁 374 中 5-375 下 23。

<sup>105</sup> 《祖庭事苑》，《卮續藏》冊 64，頁 374 中 8-下 2；《景德傳燈錄》，《大正藏》冊 51，頁 453 中 25-29；《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大正藏》冊 19，頁 117 中 6-10；《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大正藏》冊 47，頁 503 下 26-504 上 2。

<sup>106</sup> 《祖庭事苑》，《卮續藏》冊 64，頁 374 中 5-375 下 23。

<sup>107</sup> 《祖庭事苑》，《卮續藏》冊 64，頁 375 中 5。

識的禪者和在家居士有更多之認識，是學人欲對雪竇之思想與修行有完整研究的話，必要之參考資料。

## 五、結語

綜觀雪竇的生平，其弟子之所以能幫他收錄如此豐富與多元的典籍，是因雪竇既具深究大義之特質，又兼備詩詞之文采。但這僅是其天性與才能而已，促使他弘法 30 餘年，留下七部典籍供後學研習，最重要的動機是雪竇度世之深願，就如雪竇於為其師光祚所編的《智門祚禪師語錄·序》首句便說：「利生機要，捨悲智無以立言！」一言道出禪師立言是為利生之宗旨。<sup>108</sup>

由於雪竇七集都無雪竇己身所作的序，因此，筆者便藉雪竇為其師《智門祚禪師語錄》所作序的內容，更深入的了解雪竇對於編集禪師語錄以「立言利生」的意義。於此序中，雪竇毫不留情地批評說禪宗中，確實有「局一方一師之解，玷瀆先知」的典籍存在。因此，雪竇呼籲習禪者若欲抑制這種情況，就必須自己先深入禪宗之奧妙，才知如何抉擇正法。而禪家宗師更需警惕自己，只要是「徒萌一意，立一事」，不是用於弘濟眾生，就有「銷金銷骨之毀」說，宗師們豈可不畏慎！<sup>109</sup>

雪竇此序作於 52 歲之時，約為其住持弘法的第 10 年，其《洞庭錄》、《開堂錄》、《瀑泉集》和《後錄》皆已集成，藉由為其師

<sup>108</sup> 《古尊宿語錄》，《卍續藏》冊 68，頁 258 下 16-17。

<sup>109</sup> 《古尊宿語錄》，《卍續藏》冊 68，頁 259 下 2-6。「銷金銷骨之毀」說應源自南朝梁蕭統《文選·鄒陽·於獄中上書自明》：「眾口鑠金，積毀銷骨。」《李善注昭明文選》，頁 858。唐代玄奘用之於其《甄正論》中云：「伏聞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大正藏》冊 52，頁 561 中 28。

《智門祚禪師語錄》寫序之因緣，雪竇語重心長地娓娓道來禪宗語錄集成，應有之正確動機和目的。

而對禪宗典籍發展的影響，雖然雪竇《拈古集》與《頌古集》的體例不是雪竇所始創的，雪竇卻對於此種禪籍體例之盛行佔有極重要之影響地位，而且毀譽參半。尤其是在大慧毀其師克勤之《碧巖錄》後，部分禪者對「文字禪」的批評便群之而起。<sup>110</sup>

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大慧雖然毀《碧巖錄》，大慧自己亦集成 6 卷的《正法眼藏》，內容為古尊宿之百餘篇機緣法語集。大慧於書首〈答張子韶四侍郎書〉中說：「但有正知正見，可以令人悟入者，皆收之。」而《正法眼藏》中，則總計共引用雪竇語 15 次，大慧自己的「著語」中也提及雪竇 2 次。<sup>111</sup> 由此可見，對於雪竇之法語屬「有正知正見，可以令人悟入者」的判定，大慧是沒有疑慮的，大慧只是顧忌後代參學者「於言句中作奇特想」與「不能見月亡指，於言句悟入」的弊端。<sup>112</sup>

筆者希望以本文為基礎，作為啟發雪竇研究之起點，從文化史研究的角度來看，將來學人若能仔細研讀此七集，應能發掘其作品中所包含的宋代漢語、人物、地理和事蹟等珍貴資料。從佛學研究的立場來看，若能繼續運用雪竇七集和《祖庭事苑》中「雪竇拾遺」的資料，具體的分析雪竇上堂時的示眾內容，雪竇如何地使用拈古、頌古來啟發弟子，雪竇如何勘辨弟子領略的境界，

<sup>110</sup> 現代學者忽滑谷快天於其《中國禪宗史》下卷，第六節之題名即是以〈雪竇重顯の頌古と其餘弊〉稱之，頁 54。

<sup>111</sup> 《正法眼藏》，《卍續藏》冊 67，頁 557 上 3-21。

<sup>112</sup>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大正藏》48，頁 139 下 22-23、《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大正藏》47，頁 895 中 12-13 和鄧克銘〈大慧宗杲禪師禪法之特色〉，《中華佛學學報》第 1 期，1987 年，頁 284。

都將引領我們深入了解一位北宋禪師的教法與修行生活，且更進一步地探討雪竇於宋代禪宗發展中的角色與影響。

## 引用書目

1.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2. 梁·蕭統撰，李善注，《李善注昭明文選》。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80年（臺影印初版）。
3. 唐·玄嶷，《甄正論》，《大正藏》冊52。
4. 唐·宗密，《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大正藏》冊39。
5. 唐·般刺蜜帝譯，《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大正藏》冊19。
6. 唐·貫休《禪月集》，《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迪志文化所出版，1999。
7. 唐·慧然編，《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大正藏》冊47。
8. 宋·大慧宗杲，《正法眼藏》，《卍續藏》冊67。
9. 宋·王稱，《東都事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迪志文化所出版，1999年。
10. 宋·志磐，《佛祖統紀》，《大正藏》冊49。
11.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迪志文化所出版，1999。
12. 宋·宗曉，《四明尊者教行錄》，《大正藏》冊46。
13. 宋·范成大，《吳郡志》，《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迪志文化所出版，1999年。

14. 宋·惟蓋等編
  - A. 雪竇《頌古集》、《拈古集》、《瀑泉集》、《祖英集》(宋版)，《四部叢刊續編集部》第 29 冊(上海涵芬樓景印)，1932 年。
  - B. 《雪竇明覺禪師語錄》(五山版)，《禪學典籍叢刊》第二卷，柳田聖山和椎名宏雄所共編。京都：臨川書店，1999 年。
  - C. 《明覺禪師語錄》，《大正藏》冊 47。
15. 宋·惟白編，《建中靖國續燈錄》，《卍續藏》冊 78。
16. 宋·道源編，《景德傳燈錄》，《大正藏》冊 51。
17. 宋·善卿，《祖庭事苑》，《卍續藏》冊 64。
18. 宋·楚圓集，《汾陽無德禪師語錄》，《大正藏》冊 47。
19. 宋·贊寧，《大宋僧史略》，《大正藏》冊 54。
20. 宋·慧洪，《禪林僧寶傳》，《卍續藏》冊 79。
21. 宋·圓悟克勤，《佛果擊節錄》，《卍續藏》冊 67。
22. 宋·圓悟克勤，《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大正藏》冊 48。
23. 宋·蹟藏主集，《古尊宿語錄》，《卍續藏》冊 68。
24. 元·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大正藏》冊 49。
25. 元·脫脫，《宋史》，《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迪志文化所出版，1999 年。
26. 明·何宇度，《益部談資》，《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迪志文化所出版，1999 年。
27. 明·林世遠等纂，《姑蘇志》，《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迪志文化所出版，1999 年。
28. 明·周永年，《吳都法乘》，《中國佛寺志》第 3 輯，第 24 冊。

29. 明・曹學佺，《蜀中廣記》，《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迪志文化所出版，1999年。
30. 明・圓極居頂編，《續傳燈錄》，《大正藏》冊 51。
31. 清・李元度，《南嶽志》。湖南：湖南出版社，1996年。
32. 清・霽崙超永編，《五燈全書》，《卍續藏》冊 81。
33. 《佛說長者女菴提遮師子吼了義經》（失譯者名），《大正藏》冊 14。
34. 川瀨一馬，《增補古活字版之研究》。東京：Antiquarian Booksellers Association of Japan, 1967年。
35. 中央研究院，「中華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網站，<http://ccts.sinica.edu.tw/searches.php?lang=zh-tw>。
36. 伊藤猷典編，《碧巖集定本》，《現代佛學大系》9。台北：彌勒出版社，1982年。
37. 永井政之，〈雪竇の語録の成立に関する一考察（三）〉，《駒沢大学大学院仏教学研究會年報》8，1974年，頁 112-124。
38. 永井政之，〈雪竇の語録の成立に関する一考察（二） 頌古百則の典拠を考える〉，《佛教學研究會年報》7，1973年，頁 11-22。
39. 永井政之，〈雪竇の語録の成立に関する一考察〉，《佛教學研究會年報》6，1972年，頁 82-92。
40. 阿部肇一，《中國禪宗史の研究》。東京：誠信書房，1963年。
41. 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
42. 椎名宏雄，〈《明覺禪師語録》諸本の系統〉，《駒沢大学仏教學部論集》26，1995年，頁 201-233。



43. 蔡運辰編，《二十五種藏經目錄對照考釋》。臺北：中華佛教文化館，1983年。
44. 張撝之，《中國歷代人名大辭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45. 忽滑谷快天，《中國禪宗史》。東京：玄黃社，1925年。
46. 馮學成，《雲門宗史話》。四川：成都文殊院，2001年。
47. 黃繹勳，〈論《祖庭事苑》之成書、版本與體例—以卷一之《雲門錄》為中心〉，《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十二期，2006年，頁123-163。
48. 楊曾文，〈雪竇重顯及其禪法〉，《中國禪學》第1期，2002年，頁180-194。電子檔全文可見於「國學」網頁 <http://www.guoxue.com/magzine/zgcx/zgcx120.htm>, 2007/11/20。
49. 鄧克銘，〈大慧宗杲禪師禪法之特色〉，《中華佛學學報》第1期，1987年，頁281-293。
50. 歐陽宜璋，《〈碧巖集〉的語言風格研究》。台北：圓明出版社，1994年。
51.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上海：地圖出版社，1987年。
52. Poceski, Mario. "Mazu yulu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Chan Records of Sayings," in *The Zen Canon*. Edited by Steven Heine and Dale S. Wrigh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